

而適以滅心是揚塚止塵縱風止焰天下幾何而不惑亂乎

碧虛註至德之世素朴無知澹漠無欲故淳一焉矧人鑽火伏義畫卦順物情則不一矣神農耒耜黃帝干戈有所安則不順

矣堯征丹水舜伐有苗則朴散矣為善近名離道也獨行損生險德也去湛然之性師自成之心以心度心競為前識此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知知不足以定天下恬可以養萬物為道則質存絕學則心靜素

知則反本無為則復初也

腐齋云混芒即晦藏不自露澹漠則上下不相求舉世絕全於道無欠曰至一知有理可順則統一已離人各以理為安則有已而離於道矣有善之名則道益遠有行可見則德不平去自然之性從有為之心我以有心為彼以有心應是心與心相識察也用知不足又益之以禮樂文華用心於此則猶陷溺也

鬼神守其幽萬物遂其性至於人有知

而不用非在混芒而得澹漠能如是乎此之謂至一言上古君德真淳民心無

二也連德下衰有逆之者故以順天下為心則離乎至一矣有撓之者故以安天下為心則忤其真性矣下至唐虞興

治化以散淳朴離道德而為善行則去性愈遠以心識心用知不足附以文博是猶抱薪而止火也已之性情猶不能自得其如天下何南華論唐虞之世已離道若此蓋上古淳質猶嬰兒之夫孩

次則能言笑而有喜怒由茲已降喜怒哀樂交乎中姦詐擅險形於外觀其還淳復朴不亦難乎今欲澄源而清流故以矧人伏義例在德衰之列則其所期望者跡民於太古之上而有德無位惜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九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

武林道士 褚伯秀 學

繕性第二

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與乎世世亦何由與乎道

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郭註道以不貴故能存世然世存則貴之貴之道斯喪矣道不能使世不貴世不能不貴於道故交相喪若不貴乃交相與也

今所以不隱由其有情以相與也何由而與由無貴也莫知反一以息迹而迹速以求一愈得迹愈失一斯大謬矣雖復起身以明之閉言以出之顯知以發之何由而交與哉時命大行此澹漠之時也反任物

性而物性自一故無迹時命大窮此不能澹漠之時也雖有事之世聖人未嘗不澹漠深根寧極而待其自為道之所以不喪未有身存而世不與者也

呂註世與道交相與則聖人作而萬物親世與道交相喪則聖人遊乎世俗而莫之知固已隱矣矣以自隱於山林間焉哉及一無迹華胥之夢姑射之遊是也深根寧極確乎其不可拔者是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亦若此而已矣觀莊子此言似亦慨然於時命之不遭蓋世道交喪宜在所哀也夫聞道者有過於與廢之間則所以存身者固不可不知若莊子則所謂不與聖人同憂亦何慨然於大謬之間哉疑獨註居古而行今之道則道喪世也居今而行古之道則世喪道也有斯世然後可以行斯道不然則世與道交相喪而已道無由與乎世命也世無由與乎道時也時與命俱相失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若列子居鄭圃莊子居漆園是也

隱者隱其德自隱隱其形長沮桀溺之徒形隱者也古之隱士非避地避言括囊其知也時命大謬安之而已當其時命而其道大行於天下聖人未嘗自以為違反歸于一而不以迹示人也不當其時命而其道大窮於天下聖人未嘗自以為窮深固其根而安其極也孟子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是矣一者精義無迹然後入神根者盡性寧極然後至命百姓日用而不知反一無迹之謂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深根寧極而待之謂也

詳道註古之人知與恬相養則道與世可知矣今之人世與道交相喪則知與恬可知矣世喪道則俗日薄道喪世則德日衰世無由與乎道此天地閉賢人隱之時也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亦將隱矣況其下者乎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身閉言藏知之謂也身出心隱而陸沉者也與夫友木石群鳥獸者固有間矣經所謂天下有道聖人成焉者功成於無為反一無迹也天

下無道聖人生焉者保性命於長存而深根寧極也成焉而不以已忘物生焉而不以物害已則能視窮如通視通如窮神不馳於外精不耗於內豈非存身之道乎碧虛註人存則道興人亡則道喪世道交喪歷運使然人與世末也其要在乎本若老聃守藏史南華吏漆園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時使之然也伯夷采薇子陵垂釣時命大謬也反一無迹功成不居也傳記版禁呂望磻溪深根寧極也

虛齋云道與世交相喪則有道之人何能作興世俗之聞見世俗之人又何由而知道哉世皆不知道則聖人雖在目前衆亦不識非聖人故意自隱也夫隱士非欲伏身閉言藏知知時不可所謂邦無道則隱是也反一無迹功成不有也道雖可行而付物於無心在我者一而已矣根極即自本自根極止也深根猶退藏於密寧極猶曰安汝止存身以待時而已詳夫世道交喪之語意甚可悲真人超

出世累固未必以一己之過不過介懷此特為世道而言是亦悲人之悲耳究其極致又有足以解人之悲者能於言下以至理燭破則處窮如通視毀如成其得失果何如哉古之隱士知時命之謬而安之故德隱身不隱雖處亂世而和光同塵害莫能及今之隱士窺身避地名隨迹彰不安所安固有行怪而召譽者矣反一無迹則明道若昧深根寧極則良賈若虛所謂隨時隱顯能龍能蛇則此身何往而不存此道何存而不可哉文中子天隱人隱之說蓋原於此古之存身者不以辨飾不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己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圍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

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郭註任其真知守其自得行於坦途塊然大通自得其志獨夷其心而無哀樂之情斯樂全也所謂得志者全其內而足去來在外物得失非我也淡然自若不覺寄之在身曠然自得不知窮之在己故無忻懼之喜也寄去則不樂者寄來則荒矣管外而虧內是為倒置也

○ 呂註存身則靜而已行身非徒靜必應變而不害乎靜可也忘言而知無不知去知而德無不備危然處其所則不待避世離物而世物無足以累之此行身之道也道不小行德不小識則不少損以趨世不少損以趨世正己之謂也樂全者無以益其樂志於道而求得之此所謂得志也道則性命軒冕物之寄耳今以其寄去而易其無以益之樂則喪已失性是為倒置者也

疑獨註存身有命以在天而言行身有道以在人而言不以辨飾知真知無知也不以知窮天下兼忘天下也不以知窮德自德不德也道行乎外則大德有所識則廣小行所以傷道小識所以傷德正己則天下之物皆取正乎我豈小識小行所能與哉夫憂樂出於性命天下不能損益之者憂樂之全也身以不得父母為憂雖天下之富貴不能損頰子以簞食瓢飲為樂雖天下之富貴不能益過此皆憂樂之外也樂苟不全不足謂之得志有物奪之志又失矣夫人在天地間寄也軒冕在身又寄於所寄世人執吾身而有之貴軒冕而寶之以此為得志及其寄去則不樂而不知其非吾性命所有也故君子不榮通不醜窮此所以無憂也若以所寄軒冕為樂其去為憂則向之得者其樂未必不荒喪已失性謂之倒置也宜矣

詳道註以知窮天下小行也以知窮德小識也道出於命德出於性人生莫不全性

命道德之理而心之所之者不外乎此則所謂得志者無它樂全而已失性之人忘其不費之身而逐夫儻來之榮以軒冕為性命之根以形骸為哀樂之府不知其所得者塵垢臭腐而所失者乃吾之所以為我也何異乎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哉。瑯虛註善行者貴默守愚者福全燕處超然歸根復命又何為哉小行則矯俗小識則矜術有益必有損豈為得志哉物之儻來不可固其去不可止隨物損益受役多矣中無主者失之則憂故其得之未嘗不荒是樂乎外而費乎內矣。

庸齋云存身言不用之時行身言用之時也有知見而不飾以辭知有餘而不敢盡用故雖用知而不失其自然之性充然處其所謂所立者高反其性即反一無迹也無為者道之大為則小行不識不知德之大為識則小識正已而物正則所樂者全其得志在此不在外物也無以益其樂即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性命天爵軒冕外

物知其去來不可必故達不肆窮不屈其樂道與它人樂軒冕同樂在我則無時而能憂樂在物則物去樂亦去矣樂有去來則非真樂故未嘗不荒也已與性本也物與俗末也重末而失本故曰倒置之民。

辯知者戕身之具故存身者不取焉天下之德歸於玄默無知而已巍然言獨立不群處其所謂靜定於此足以及其自然之性何必定求哉小行小識形容所見者小故為道德之累大人者正已而物正則至樂全而本志得唯其性命足重於內是以軒冕可輕於外儻來暫去付之無心若寄去而憂者寄來則必樂樂必荒矣已因物而喪性因俗而失則冠履倒施欲化天下之民也難矣身行

當是存身上文可照老當是幾

是篇主意謂人無超逸絕塵之見而苟拘世緣漸失其本皆性滑欲於俗者也雖未為顯惡而妨道為尤甚况又益之以外學亂之以妄思而欲復初致明是猶適郢

而此其難也其人又慮學者憚其空無渺莽無所致力設為恬知交養之論使之易入焉夫人處世間酬機應變不能忘知用則害恬要在審酌其宜處之以道事來則知見事去則恬存久久調熟二者俱化精神魂魄融為至和符性命於希夷歸道德之根本由是而充之與一世之人處混芒而得澹漠雖有知而無所用則其為化也博矣奈何政失淳和俗趨浮薄離道險德滅質溺心至於世道交喪而不可復也。

然後有山林之聖人深根寧極以期且暮之過存身所以存道也寄之去來無容休戚於其間尚何以知辨為而其樂全志得有趨乎軒冕之榮者人患不知求耳此聖賢處晦以自全之道也南華心事亦樂見於此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